



法西斯黨的財政政策

薩孟武

世界大戰之後，否認議會的思想，風靡了各國。在這個時候，乘義大利政局的不安，親率一團的勇士，進軍羅馬，一舉而即奪得政權者，便是穆梭里尼。他把法國索勒爾的工團主義，和義國的馬基雅弗利主義結合起來，而實行於現代。一九二二年十月，他得到政權之後，即揮其怪腕，壓迫政敵，而建樹「生產本位」和「資本蓄積本位」的政治。政府既已確立，一面有了極大的權力，同時更實行了無視議會的政策。一九二五年，把一種權力給與政府：即政府可不經議會承認，而發布一種有法律効力的勅令。由是無論在國防方面、財政方面、或國營產業方面、凡政府認為緊急的事項，都可用勅令以代法律。一九二八年，他又

改正選舉法，把義大利全國作為一個選舉區，候選人全由法西斯黨指定。這個議案提出於議會之後，他又用武力強迫議會通過，而且還說：「人民主權說果有其事麼？余欲否認之。何以呢？在人民的直接的或間接的選舉，候選人不是由黨部或選舉委員會任意決定麼？普通選舉不過是一種騙人之辭而已。……」這樣，義國的議會變為有名無實，下院只是法西斯黨的代理店，上院不過為一諮詢機關。所以雖有議會之名，而一切權力實皆操縱於法西斯黨，操縱於穆梭里尼的手上。

在法西斯黨獨裁之下，一切制度都受法西斯的統制，財政尤見其然。現在於進入本論以前，先觀察法西斯黨與國家的關係，次再述其根本的經濟思想，而後再說明財政方針的實際，並加以批評。

穆梭里尼以法西斯黨為根據，而君臨義國，其視黨與國

家孰重，我們固不知，然他們都以黨與國家為有不可分離的關係。穆梭里尼曾公布一篇文書，中說：『我們得

到天下以來，已有四年的歷史了。穆梭里尼與法西斯主義

乃為同一根幹所生的二個枝葉。換句話說，便是二體同心

，或二心同體。……法西斯黨是力的政黨。牠要破壞一切

政黨政治，牠的理想則欲實現『法西斯主義即國家』這句話

。』我們要知道穆梭里尼與法西斯黨乃為不可分離的一體

，現在又說法西斯主義即國家，那末，用三段論法推論下

去，便是穆梭里尼即國家了。這與路易十四所說『朕即國

家』，又復何異。

法西斯主義，最初是幫助資本家的，牠雖滿口主張全國

一致，其實乃援助資本家而壓迫勞動者。穆梭里尼得到政

權之後，在刑法上，便規定一條：凡加害總理大臣者，其

罪與加害國王或皇太子相同，而處死刑。他本來崇奉共和

主義，到了革命之際，又捨共和主義而擁護王室，更奪取

國王的實權。由這一點看來，可知其人是能隨機應變，而

富有彈力性了。他實是武裝的馬基雅弗利。他否認了產生

法國大革命的自由思想，否定了一切自由，不許社會上有異論，更排擊議會內少數派的存在。民衆固無自由，即資本家階級也沒有自由。一切都由法西斯黨干涉強制。

馬基雅弗利所說『國家便是權力』這句話，是法西斯的信

條，并以之為最高的倫理思想。法西斯在經濟方面如何觀

察國家，若據德國學者羅伯·密刻爾斯所說，則為『法西

斯主義乃與李斯特一樣，把國家解釋為一個生產力，把國

民認為發展經濟的一個最良的手段。國民由法西斯主義觀

之，又同重商主義一樣，認為住在一定的政治的和法律的

領域之內的一個經濟的有機體。……』原來把國家視為一

個經濟的生產資本者，乃是十九世紀德國學者共通的思想

，法西斯黨改革國家的制度，也是受了這個思想的影響。

這些觀念固然是隨法西斯主義的進化而漸次變成固定的

。但牠既以國家為一個經濟的有機體，所以對於國家經濟

與私人經濟的關係，亦與從來論者所主張的不同。即全體

若能發達，部分無妨犧牲。全體能夠幸福，個人亦必幸福

。全體不幸，個人絕對不會幸福。但事之關於經濟者，則

須委於私人創造，產業若能發達，全體亦有幸福。這是他

們的理想，在這一點上，穆梭里尼實是一位自由主義者。

他處理財政經濟的事項，非以財政的收支，或私經

場爲決定的標準，乃以國家爲標準。他對於公經濟與私經濟的關係，則完全與自由主義者一致其態度。他把電信交給民營，他把保險歸於私營，他廢止了國營火柴，只因鐵路在收支上有益於國家，乃保存爲國營。這些一切都是由穆梭里尼的國家至上主義而發生的。

法西斯的經濟思想，是以國家爲資本的，然乃不擴張國家的營業，反而根據個人主義的思想，擴張個人經濟的範圍者，這是有如何原因呢？法西斯政府一官員格蘭底說：

「義大利是中產階級的國民，所以政府須先注重這個階級。爲了這個目的，在國家有事之際，雖壓迫富家與貧民，亦無不可。」但是法西斯的經濟政策和財政政策，則確以資本的蓄積爲目的。關於這一點，法西斯政府亦曾表明態度。穆梭里尼所發表的公文書，有下列的文句：「法西斯政府所實現的經濟財政的政策，有時可解釋爲資本主義的政策。這個判斷是因爲本政府初期所行的制度：(1)廢止有價證券的記名式；(2)廢止直接稅的累進稅率；(3)廢止同一家族內的相續稅；(4)廢止投於義大利國內的外國資本的財產稅 而後發生的。其實，我們制定上述法令的原因，乃鑑於義大利的財政特別情形和人口增加，以國民的貯金和資本的增加，有益於國家全部的緣故。」

同是獨裁政治，然法西斯的財政思想，又與蘇俄的思想不同。法西斯固然不是以勞動者爲本位，而以資本蓄積爲本位，但又未必是以資本家爲本位。這便是法西斯主義的特色，而可稱爲以資本蓄積爲目標的官僚經濟思想。

三

義國財政的大患，在於歲出超過或歲入不足，收支能保均衡的，幾無其事。這是一八六一年義國統一以來的常例。但據政府的公表，自法西斯政府成立以來，年年皆有剩餘，茲揭其數字如左：（單位百萬利拉）

年度	公表預算			實行預算	
	歲入	歲出	歲出超過	歲入	歲出超過
一九一八	九,九七〇	三,三三〇	三,三三〇	三,五八六	一九,九五五
一九一九	一〇,五三三	七,六二二	二,三三九	八,六四九	二,八六六
一九二〇	一五,六六六	一〇,四四三	一八,二四五	二二,二一一	三三,四六六
一九二一	一五,三三三	一〇,四四二	一七,一五七	一五,一三一	二〇,四八六
一九二二	一九,五五六	二四,四七〇	四,九一四	一六,〇九六	一八,〇五五
一九二三	二〇,一五五	二四,一五五	一八,六五四	一六,〇〇七	二二,四四一
一九二四	二〇,四〇〇	二〇,〇三三	一七,一七〇	二〇,六六六	一八,四四〇
一九二五	二〇,三六六	一八,九二二	一八,九二二	二八,六六六	二二,〇〇〇
一九二六	二〇,三六六	一八,九二二	一八,九二二	二八,六六六	二二,〇〇〇

（以上有一——線的，指歲入剩餘）

由上表觀之，可知歲入剩餘，在公表預算，自一九二四年始，在實際上，則自一九二三年始。法西斯黨取得政權，為一九二二年十月廿八日，所以在體上，可以一九二二——二三年為境界線，而下以觀察。即據前表所示，我們可以知道：第一，義國的財政，在大戰後。雖有多少的波浪，但收支已接近於均衡。這完全因為義國政局漸已安定的緣故。第二，法西斯得了政權之後，歲入大有增加的傾向。這是因為財政大臣得·斯忒華尼深信：稅率雖低，

當一九二二年法西斯主義者進軍羅馬之時，義國經濟財政的問題已經稍見安定，而其解決的方法亦稍有眉目了，所以法西斯黨得到政權之後，即能利用這個基礎，迅速實行他們的經濟財政政策。法西斯主義本是因為幫助資本家階級而驟起的，所以得了政權，便以「法西斯·工團主義」為經，以資本主義為緯，實行一種武力的資本主義，其強點與弱點全在於此。

現在試由義國的預算，而研究其財政內容。

一九二七——二八年度歲出預算(單位千利拉)

第一部 一般會計——一九、三二九、二七〇

經常部

臨時部

如果稅法適合於經濟狀況，而又能用嚴格的方法，以實施之者，則收入亦可增加。法西斯政府實行了這個政策，且又改良鐵道的經營，所以收入着着增加。但新政府一面廢止了三等親內的相續稅，同時對於外資，又於一定年限之內，給與以免稅的特典，所以我們不能由表面的數字，以判斷其內容，但租稅收入的增加，則為確實的事。然其結果，義國人民的租稅負擔乃年年加重了。例如在戰前一九一四年，國民所得共二百億利拉，租稅收入合中央與地方政府共二十六億利拉，即其比率為百分之十三。到了一九二五年，國民所得共一千億利拉，租稅收入共二百〇六億，即其比率為百分之二十。所以比之戰前，租稅負擔對於國民所得的比率，實在增加很多。

財政部	七、一一七、一三三	二、一三五、二一四
司法部	四二二、一三九	四八、八五二
外交部	六四、五七八	五九、六四〇
殖民地部	七、三六六	三八二、六九九
教育部	一、一五五、六三六	二〇三、二〇四
內務部	六一五、八二七	一二五、三六二
土木部	三六六、五一七	八四六、五八三
交通部	二二一、二四八	六六、四七〇
陸軍部	二、四三二、七三一	三四一、九二八
海軍部	九六〇、九九三	二五七、九七

航空部

六六八、五〇〇

三一、五〇〇

國民經濟部

二二九、五八一

六六、五九二

計

一四、二六二、二四九

五、〇六七、〇二一

第二部 資金移動合計——二、四九七、二九五

財政部

二、四〇二、三六七

外交部

教育部

七一

內務部

一〇

陸軍部

二、四〇〇

土木部

六三三

國民經濟部

九一、八一四

歲出總計

二一、八二六、五六五

一九二七——二八年度歲入預算(單位千利拉)

第一部 一般會計

經常部

官有財產收入

三四四、六〇五

所得稅

五、四二六、五〇〇

發行稅及所有權移轉稅

三、七〇四、三〇〇

消費稅及關稅

二、九三八、五〇〇

專賣收入

三、五六八、七二〇

發財票稅

五〇〇、〇〇〇

交通機關販賣及外國駐在官吏徵收

六〇、〇〇〇

規部總收入

二一三、五〇〇

官署收入

一三二、九七一

鐵道局價運額及地方團體繳納金

五八四、四七四

雜收入

二、〇七三、一二一

計

一九、三五六、六九二

臨時部計

二六四、〇七三

合計

一九、六二〇、七六五

第二部

公債收入等

二、三三二、六七七

歲入統計

二一、八五三、六四二

四

義國最近財政上最重要的問題，是國債的膨脹、租稅負擔的加重、和利拉價值的不安定。現在試對此，下以考察。

參加於世界大戰的各國的財政政策，固然是由國情和經濟思想而異。但義國的戰費，則幾乎全部用公債充之。戰後，國債尚以種種原因，而繼續增加。法西斯黨將握到政權以前，增加的傾向已見停止。法西斯政府更注力於國債的整理。一九二三年六月，內債共九百五十五億利拉，短期流動公債共三百五十四億利拉。經過一年之後，即在一

九二四年六月，內債減少爲九百三十一億利拉，流動公債減少爲三百二十億利拉。翌年又減少爲九百〇八億利拉和二百七十五億利拉。更翌年又增加爲九百十三億利拉和二百七十億利拉。要之，法西斯政府的努力，乃把流動公債變換爲長期公債。法西斯政府不肯草率募債，採用使資本容易蓄積的稅法及其他一般政策，求外資輸入的便利，這些一切都可使公債容易變換。其結果，在一九二二年，占內債百分之三十九的流動公債，到了一九二六年，乃減少爲百分之三十。

關於外債，在大戰時，義大利自一九一五年而至於一九一九年，因要購買貨物，曾向英美二國，融通了巨額的金錢。又因國內不安，致利子亦難支給。到了一九二五年，對英，元利共欠五億九千四百五十萬鎊；對美，元金共十二億四千七百八十萬弗，利息五分，約合義國貨幣二百五十六十億利拉。但德國的賠償問題尚未決定，外債實在無力償還，而利拉的價格又復變動無常，所以在預算上，收支甚不確實。至一九二五年之秋，義國所欠英美二國的外債，只有二十億四千二百萬弗，此後六十二年間，要償還三億六千五百萬利拉的利息。利息的支付，開始於五年後，元本的償還，則立即實行。最初五年，每年償還五百萬弗

，其次償還一千二百萬弗，最後更增加其償還額。義國與美國協定之後，又與英國協定。其內容則與美國的協定相反，而注重於最近將來的償還額。即在一九二五——二六年的後半期償還二百萬鎊，此後至一九二八年止，每年償還四百萬鎊。至一九三二年三月末日止，每年償還四百二十五萬鎊，此後五十五年間，每年償還四百五十萬鎊，至一九八七——八八年度的前半期，償還二百二十五萬鎊，全部清了。償還總額共二億七千六百七十萬鎊。

義國由上述的協定，每年加重了不少的負擔。然法西斯政府又以壓迫國內的第三國際爲其最大目標，所以不能做效蘇俄破棄外債（及內債）。兼之，義國的地勢和國力亦不之許。當時財政大臣得·斯忒華尼雖曾明言義國所負的英美債務，約有四十二億五千萬金利拉（約合美金八億五千萬弗），但義國亦有別項的收入。這一項的收入即德國的賠償金，約合四十三億利拉（約合美金八億六千萬弗），所以義國用德國的賠償金，償還外債，實在綽綽有餘。這樣看來，義國國民只有搾取德國國民，而後自己才能避免英美資本家的搾取。因此之故，遂成立了外債協定。然據協定所說，則義國負擔外債當跨六十年之久，而其負擔額又與年俱增。我現在試把義國在最近的將來，對於英美

，所要償還的債務，列表如次。（單位百萬利拉）

美國		英國		合計
一九二六——二七	二五九	五〇四	七六、三	
一九二七——二八	〃	一〇〇、八	一二六、七	
一九二八——二九	〃	〃	〃	
一九二九——三〇	〃	一〇七、一	一三三、〇	
一九三〇——三一	〃	〃	〃	
一九三一——三二	六二、二	〃	一六九、一	
一九三二——三三	〃	〃	〃	
一九三三——三四	六三、七	一一三、五	一七七、二	

要完成這個巨大的負擔，利拉價格的不安定，是最可怕的事。因此，義國在與美國協定外債之前，先向美國借款團，借了五千萬弗，更於協定日前四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八日——更借了一億弗，以謀通貨的安定。一九二六年又以民間的水電公司及瓦斯公司換得了二千萬弗。這樣，利拉遂見安定，同時又抑制輸入而獎勵輸出。在未實行這些政策以前，政府先剝奪拿波利銀行及細細利銀行所有的紙幣發行權，而集中統一於義太利銀行，此外更規定匯兌銀行須有一億利拉以上的資本。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又實行金匯兌本位制，謀匯兌的安定。因此之故，義國的對外貿易遂見安定。這個問題在法西斯黨未得政權

之前，已為多數學者所注意，然法西斯政府能夠實行，亦可算為一種功績。

此後，義國的財政經濟，在大體上已甚安定，但此外尚有可注意的地方。即輸入超過，到一九二七年，竟達十二億金利拉。工資在法西斯的政府成立以前，年年跌落，此後又漸次提高，然提高之勢，實在敵不過物價的騰貴。失業業者年年增加，一九二六年，失業者共七萬九千六百八十八萬一千五百人。一九二七年，最初為二十二萬五千人，其次漸漸減少，到十月又增加為二十三萬二千人。

法西斯政府的財政，雖年年有剩餘金。歲入剩餘由政府觀之，固是可喜的事，而對於第三者，又可表示財政的豐富和健全。但若觀察其內容，又未必可以樂觀。例如在歲出方面，民衆的福利，因政府要維持其名譽和權力而被犧牲者，實在很多。國債費、恩給費、軍事的支出甚大，而軍事費所占的百分比，尤見年年增加，這一項的增加是隨法西斯主義之帝國主義化，而愈加甚的。在歲入方面，因為政府的方針注意於資本的蓄積，所以每每傾向於資本家階級的擁護。至於租稅政策，若與其他資本主義國相較，則更非民衆的，因為其他各國尚以擔稅力與經濟的能力為標準，使各人的負擔能夠公平，反之，義國則三等親內免

除相續稅，而又課稅於生活必需品。

這樣看來，財政上的歲入剩餘未必即能表示財政的健全，反而犧牲了國民的幸福。所以由全局觀之，未必是有利益的。

五

其次對於法西斯主義的租稅政策，亦有說明的必要。我們觀其租稅政策，更可知法西斯主義的社會經濟思想。穆梭里尼執權之後，其財政大臣得·斯忒華尼在下院，曾有下列的宣言：「我們一面要謀歲入的增加，同時更當謀歲出的減少。確立租稅的根本原則，勿阻止個人財富的加者，乃是目前的要務。……」法西斯根據了這個原則，改正稅制，現在試述各稅的要旨如次。

(甲)直接稅

(一)地租 土地收入換算為金利拉，而後課以租稅。課稅標準為地代，沒有免稅點。價額愈大，稅率愈高，由一·八九%始，累進而超過於五千金利拉時，為一九·一五%

(二)家屋稅 不開營業或住居，對於一切家屋的租借價格，課以租稅，沒有免租點，自二一·〇一%始，累進而

超過於一千金利拉時，為二七·七四%。

(三)所得稅 從來是用源泉課稅法，一九二五年改正為綜合所得稅而課以累進稅率。所得稅乃賦課於土地以外的所得。其內容分為五種，各異其稅率，而期負擔的公平。

所得稅種及稅率(%)

	一九二五— 二六年度	一九二七— 二八年度	一九二八 年以後
A 資本的不勞所得	二四	二二	二〇
B 商工所得	一八	一六	一四
C 不定的勤勞所得	一六	一四	一二
D 一定的勤勞所得	一二	一一	一〇
E 勤勞所得	一〇	九	八

以上各所得的免稅點，乃由稅種而不同，到了一九二九年以後，不論任何稅種，其免稅點都定為二千利拉。

所得稅之外，尚有補足稅。於納稅者及其家族的總所得中，除去國稅、地方稅、生命保險金、負債利子等，以三千利拉為始，免其半額，而課稅其殘額。其稅率，對於三千利拉的所得額為百分之一，累進而超過於百萬利拉時，為百分之十。

(四)流通稅 有商業取引稅，這是賦課於公司的有價證券流通的時候。登錄證券每一千利拉，其稅率為二·

，無登錄證券每一千利拉，其稅率爲四・五％。

(五)相續稅 相續稅與別國的大不相同。三等親內免稅，完全出於財產不屬於個人而屬於家族的思想。所謂三等親指(1)親與子，祖父母與其直系卑屬，(2)夫婦，(3)兄弟姊妹叔侄。其他關係者間的相續稅率如次。

一〇,〇〇〇利拉以下	一二％
一〇,〇〇一——	一五％
二五,〇〇一——	一八％
五〇,〇〇一——	二二％
一〇〇,〇〇一——	二六％
二五〇,〇〇一——	三〇％
五〇〇,〇〇一——	三五％
一,〇〇〇,〇〇一——	四〇％
五,〇〇〇,〇〇一——	四五％
一〇,〇〇〇,〇〇一——	五〇％
一〇,〇〇〇,〇〇一以上的金額	五〇％

(六)獨身稅 這是法西斯政府所特創的，其收入用以保護母性及幼兒。

(乙)間接稅

消費稅乃賦課於砂糖、葡萄酒、酒精、麥酒代用品、礦泉、醋酸、礦油及植物性油、瀝青、爆發物、瓦斯、電氣等。此外又有旅館稅等。關稅因與外國的關係，大約提

低。

(丙)官業收入

除租稅之外，較重要的收入尙有專賣收入，尤其是烟草專賣、發財票發收、鐵道及其他公共事業收入等。

國營產業由法西斯政府而廢止者甚多。例如廢止咖啡、電燈的官營而變爲消費稅，又廢止骨牌及火柴的專賣等是。生命保險於一九一三年改爲官營，法西斯政府又廢止之。電話除邊鄙地方之外，亦改爲民營，無線電信及海底電信亦委於民營。

鐵道近來頗有利益，郵政亦然。

六

法西斯政府的財政政策大約如上所言，對此，有譏稱之者，亦有攻擊之者，其中下以極痛快的批評的，則爲馬得契。他是社會黨祕書長，又爲勇敢的議員，於一九二四年六月十日爲法西斯黨員暗殺於羅馬郊外。其批評如下。

「義大利政府關於財政，雖公表了許多的統計。但決不正確，且不堪人批評。」

「據政府的話，一九二一——二二年的預算，收支不足約合七十億利拉，法西斯政府的第一年（一九二二

至二三年）則降低爲三十億利拉。其實，一九二一——二二年的不足，乃爲一百五十七億六十萬利拉，其中一百二十五億利拉，乃是臨時的大戰費和陸海軍財政部的購買費，延至一九二二年而須支付者。所以真正的不足，僅爲三十二億五千五百萬利拉。即比之法西斯得到政權的第一年，所多不過二億一千四百萬利拉而已。……政府主張義國的國情漸次發達，這話固然不錯，然發達的傾向乃開始於法西斯執權以前。法西斯政府每每宣言節省國家的經費，其實，一九二一——二二年的歲出共二百四十八億五千一百萬利拉，一九二二——二三年的歲出亦有二百十億利拉，一九二三——二四年的歲出亦有二百億利拉。而且我們尚須知道一九二一——二二年的歲出，乃含有臨時戰費於其中。

軍事及一般行政方面（除鐵道外），雖然減少了十一萬乃至十一萬五千人的人員，然這不過恢復原狀而已，何況穆梭里尼的外交部及內務部又增多一千人呢。鐵道部雖然裁減了很多的人員，但所開除的，不過是不加入於法西斯黨的人員。鐵道收支的不足，在一九二一——二二年爲十二億五千八百萬利拉，至翌年減少爲七億〇六百萬利拉。但此乃由於炭價的跌落，若炭價與前任內閣

時一樣，那末，收支的不足，大約在十四億利拉以上。在法西斯政府的財政上，只惟相繼稅的廢止，才可算爲「大改革」。然此不過鑄了極大的錯誤而已。法西斯政府又自誇所得稅納稅者增加了五萬人，其實不過把政府方面的最下級勞動者加入納稅者帳簿之中而已。

要之，義國的財政雖年有進步的傾向，然其進步并非法西斯政府的努力所致，乃以前政府改革稅制而生的結果。在戰前一九一三——一四年收入僅二十億五千萬利拉，一九一九——二〇年增加爲七十四億利拉，一九二〇——二一年又增加爲一百二十七億利拉。法西斯執政的第一年，收入是沒有增加的。這個租稅負擔，由義國的國情觀之，未免失之過重，況其負擔又復加在國民的食糧呢！於是物價騰貴，工資跌落，生活日見窮迫了。外國人都以爲義太利國內很平靜，其實社會經濟上最重要的問題尚未解決。」

法西斯政府的財政政策，世人雖有種種批評，但其以資本的蓄積爲目標者，則爲他國所沒有的特色。

義國在一切文明國中，不識字的人最多，約占人口百分之三十七。這樣多的文盲，自然容易引起權力者和資本家階級的擄取。義國的農民尤見其然。因此之故，義

衆遂都陷入貧窮之中。在這樣情形之下，法西斯黨果能救出民衆於經濟的壓迫之中麼？不能！豈但不能，且復加甚一般民衆的苦痛。多數的商工業仍在大企業家的手裏，而法西斯主義又用死刑禁止罷工，并延長勞動時間，工資的抬高與物價的騰貴不相伴。奢侈品和酒的課稅雖已廢止，但砂糖和咖啡的稅率則已增加。此外，在農業方面，雖講求了種種生產獎勵法及金融的便利，但義國的土地分配極不平等，如在細細利地方，人口共六百萬，然一百七十三人竟獨占耕地的六分之一。就一般說，義國的農民都極貧窮，而法西斯政府則未嘗設法改良。

義國的民衆既極貧窮，由是在思想上遂不免了動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工團主義在義國民間，都有相當的勢力。法西斯政府對於這些思想，則極力鎮壓不已。然民衆既已不滿，鎮壓過甚，必有一日爆發爲大混亂。

法西斯主義是否認人民有自由的，民衆的自由都被剝奪，而對於政治的批評，又受禁止。法西斯政府用武力、用選舉法，統一了國論，禁止了反對派的新聞和通信，一般民衆幾與奴隸相似。然國內是貧窮的，國外又受北美移民法的影響，不能任意移民，在這樣狀態之下，義國前途實在不是可樂觀的。

義國人民所希望的，在於生活的安定。義國史家夢會描寫義國人民的政治生活，說道：「義國是三十人，爲了三十萬家族的利益，而支配三千萬人的國家。」即指富與權力都集中在少數人的手上，法西斯政府對此，果能有所改良麼？

然穆梭里尼的行動，確似古代的英雄。他用疾風迅雷的手段，掃除了國內一切反對派，而實行自己的武斷政策，最近更無視國際聯盟，樹立一種殖民政策。快人快事，其能引起世人的同情的，實有相當的理由。

但一般民衆是很苦痛的，崇拜自由主義的資本家，對於官僚的武斷主義自然亦不能滿意。右既得不到資本家的同情，左又得不到勞動者的歡迎，其政權能夠維持到甚麼時候，實在疑問得很。

本篇抄譯日人阿部賢一所著財政政策論第三章而成的，財政是一國的命脈，一國的根本主義常可表現於財政之上。資本主義國有資本主義的財政，社會主義國有社會主義的財政（參看拙著財政學之基礎知識）；我們國民黨應該怎樣樣的財政政策呢。這固然一面要根據三民主義，同時更須觀察中國的國情，定其緩急，而後施之實際，才無弊害。我翻譯這篇文字，不過欲供國內財政家參考，并希望國內財政家能夠規定一種三民主義的財政政策。

